

段祺瑞傳

(十三)

章君毅

名流內閣陣痛難產

在民國初年，熊希齡所組成的名流內閣，曾經被中外人士所一致矚目，全國同胞亦皆寄予厚望，當年銷行全國的東方雜誌即曾著論說：

「今戰事既已解決矣，此後民國之存亡，共和之隆替，政府當負其責。曩昔政府曾宣言政象不振，半由形格勢禁，其為事實與否？姑不具論。第經此變動，前此困難固已大半消除。……即開會四月，一無成績之兩院（按指參眾兩院），近亦力謀進行，無慮於前，無顧於後，吾願政府乘此時機，刷新政治！」

然而，由段祺瑞之手，移交給新任總理熊希齡的這一個北政府第四任內閣，在熱河都統，湖南鳳凰人熊希齡膺命出而組閣前後，就顯出了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的病象。熊希齡字秉三，遜清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）生，首度出任國務總理時，方祇四十三歲，他十二歲中秀才，二十二歲中舉，二十三歲成進士，當湘中名學者皮錫瑞（鹿

門，人稱師伏先生）在湖南講學時，熊希齡曾經親自搖鈴，號召聽眾，因此有人撰了一副諧聯，有曰：

鹿皮講學，熊掌搖鈴。

後來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，一心變法維新，創設時務學堂，組織南學會，熊希齡曾與梁啟超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陳三立等在湘講學，並且創辦「湘報」，啓迪民智，倡議新政。熊希齡又復是這一羣維新人物中最熱心的一位，所以又有人撰一聯加以戲謔，是即為傳誦一時的：

四足不停，到底有何能幹，一耳偏聽，曉得什麼東西？

到了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，百日維新，熊希齡和湖南學使江標，也曾奉光緒皇帝載活之詔，晉京任事。可是他却在旅次得了痢疾，病倒在一個小鄉村裏。殊不知就由於這一場痢，反倒救了他的一條性命，因為不久便發生戊戌政變，譚嗣同等六君子見殺菜市口，尚未抵京的熊

希齡，則只得了個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。其間他唯恐連累父母，一度出面自首，幸好有他的內兄沅州知州朱其懿營救，自監牢中釋出，東渡日本。兩年後，朱其懿調升常德知府，辦了一個師範講習所，熊希齡方始回國，代為主持。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熊希齡再度旅日，考察教育暨工商業，旋又出任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隨員，返國後，當過東北財政局兼農工商總辦，江蘇巡撫衙門總文案、兼農工商局總辦，東三省清理財產官，兼署鹽運司，屯墾局督辦，奉天造幣廠總辦，自此以後漸漸有了理財能手的盛譽。所以，當民國成立，唐紹儀組閣，他便被延攬為財政總長。

唐閣垮台，熊希齡調任熱河都統，也就是熱河一省的軍政首長。他曾延聘遜清知名人士，成立了一個熱河行宮古物整理委員會，將行宮古物，分別編列號碼，加以保藏，其後且曾運往故宮博物院陳列。就在這一段期間，居心險惡的袁世凱，故意命人大放謠言，說是熱河行宮地氈，被

發現在北京琉璃廠，由商人出賣。謠言之起，使熊希齡蒙了不白之冤。就利用此一微妙關鍵，袁世凱三請四催，熊希齡堅不允就，從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磋商到九月十一日，方始出現了這麼一個「名流內閣」，又有人稱之為「人才內閣」。

「名流內閣」係以袁氏親信，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方告成立的進步黨巨頭為班底。進步黨係由袁世凱授意，請梁啟超、王廣（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，名詩人徐志摩的愛侶——陸小曼之前夫）等，將共和、統一、民主三黨合併而成，起先是為了對付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壓倒性多數，其後便成爲了袁世凱的一項工具。熊希齡以進步黨的要角組閣，替袁世凱豎一面「金字招牌」，其中如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、工商兼農林總長張謇、司法總長梁啟超，都不失爲當時頗孚人望的人物。但是，袁世凱夾袋中的角色如陸軍總長段祺瑞，海軍總長劉冠雄、外交總長孫寶琦、內務總長朱啓鈴、交通總長周自齊，却是他即使想甩也甩不掉的。

張辯帥都精通憲法

甚至於連剩下來「備位閑曹」的教育總長一席，熊希齡還想拉袁世凱身邊的智囊，二楊之一的楊度（另一楊則爲楊士琦）。可是，楊度雖然對「名流內閣」閣員躍躍欲試，他所嚮望的却是交通總長。叵耐交通總長向爲「五路財神」，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的囊中物，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」。於是，當素重鄉誼的熊希齡，起先有心幫忙幫到底，向袁世凱提出以楊度出長交通時

，袁世凱本人倒是無所謂，但他不能不徵詢一下梁士詒的意見，而梁士詒却祇輕飄飄的說了一句：

「哲子（楊度的號）對交通是門外漢。」

就這麼輕輕的一擋，使楊度的滿懷熱望落了空。熊希齡方再懇切表示，願以教育總長一席相畀，他很懇切的跟楊度說：

「只當是請哲子幫我個忙。」

一肚皮老大不痛快的楊度，他却連連搖頭，一口回絕的說：

「我幫忙不幫閒。」

熊希齡碰了一鼻子灰，這才挽請進步黨巨子之一，頗負時譽的汪大燮，出任教育總長。至此，屈指算來，熊望齡的「名流內閣」之中，九名閣員，連他自己在內，名流共得四位，袁世凱的夾袋人物，却竟佔了五席之多。因此，名流內閣也好，人才內閣也罷，其實都不過是爲袁系人物墊底子的，他們想在袁世凱的「家天下」裏有所建樹，施展抱負，那完全是白晝作夢，與虎謀皮，熊閣其實是袁世凱又一次耍弄的障眼法而已。

不但四位名流的抱負施展不開，尙且他們還在上當受騙，替袁世凱受够了冤枉，背上了黑鍋。北洋軍勢力時正宰制全國，袁世凱的野心便越來越熾，他以名流內閣爲幌子，肆無畏憚，暢所欲言，當進步黨漸起掌握的國會議定了一「總統法」以後，立刻就有十九省都督，連銜發表「速選總統電」。二年十月六日舉行選舉會，居然會有北洋軍警和便衣偵探，「組織」所謂公民團，包圍議會之餘，還聲聲吼叫，出語恫嚇的說：

「選出來的總統不中咱們的意，你們這些議員一個也甭想走！」

被包圍的議員無不怒火中燒，飢腸轆轆，可是誰都心知公民團有後台老闆，誰也不能突圍而出。那一天，出席議員共達七百五十九人。第一次投票的結果，袁世凱得四七一票，黎元洪一五四，票數不足，宣告流產。第二次選舉，袁世凱四九七，黎元洪一六二，還是不夠，於是第三次再來，袁世凱方始勉強強強的以五〇七票當選了「正式」大總統，黎元洪則以一七九落第。次日選舉副總統時，公民團果然的就絕了迹，黎元洪順順當當的以六百十票宣告當選。

袁世凱利用公民團的恐嚇手段，以包圍議會，不選出袁世凱來不准走的方式，當選了中華民國第一任「正式」大總統後，儘管熊希齡的名流內閣組成不到一個月，他却已經棄之如敝屣，而在一心一意的迎他的「相國」徐世昌出山了。他派人往請徐世昌出而組閣，徐世昌人都到了北京城，但他猶仍扭扭捏捏，推三阻四，祇承認他是爲了祝賀故人袁世凱當選民國大總統，和參加遜清隆裕太后（光緒之后）的奉安典禮而來，兩位故人一商議，一致認爲「時機尙未成熟，不妨再緩些時」。從而可知，「名流內閣」一成立，便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。

在二次革命以後仍還保持國會的存在，無非爲了選舉袁世凱爲正式大總統而已，等到大總統選了出來，世界各國也紛紛的承認了中華民國，袁世凱馬上就想到應該把國會一脚踢開。十月十二日，安徽都督倪嗣冲，首先發表荒謬通電要求

「解散民黨，凡該黨身據要津者，一律驅之回籍。」二十五日，袁世凱竟如應斯響，通電各省軍民首長，以「民黨搗亂」、「憲法草案不適國情」為由，限五日內呈復意見。於是，各省督軍省長仰承袁世凱的鼻息，相繼「痛切陳詞」，有人誣譏民黨，有人主張解散國會，改以法制局製憲。最妙的是行伍出身的辦帥張勳，他自稱「精通憲法」，因此他也慷慨陳詞的說：

「憲法草案荒謬絕倫，勳雖不才，誅鋤『叛逆』，以身許『國』，萬死不辭！」

姜掛麵要掃除機關

還有一位識不了幾個大字，會把自己名字寫成「姜掛麵」的淮軍老將姜桂題，他罵議員都是：「新進少年，國民公敵」，並且提出了他的「政見」，要求袁大總統「取銷黨會，掃除機關」，竟然忘記連袁世凱的「大總統府」也是機關之一了。

得了這麼許多異口同聲的幫腔復電以後，袁世凱把握機會，快馬加鞭，立即採取行動。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，他下令解散民黨，撤銷列名黨籍之議員，另行補選，他並且嚴令全國各地：

「嗣後如再有以黨之名義演說、開會、或發布傳單者，均屬亂黨，一律拿辦。」

命令與行動齊發，十一月四日當天，北洋軍警三百餘人，包圍北京順治門外彰儀門大街上的國民黨本部。五日，又有北洋軍警衝進參眾兩院，向參眾兩院議員當面勒令繳出證章四百三十八枚。同日通令限制議員行動，那一位議員如欲離

開北京城一步，必須五位議員聯名作保，保證他將來決不反對「政府」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廣東籍議員伍漢持，竟在天津被捕槍斃。

縱使袁世凱悍然將列名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全部取消，但是，國民黨根深蒂固，在候補的議員之中仍以國民黨佔大多數。袁世凱必欲中華民國立法機關成為他的御用機構，他只有一條路走，那便是不顧一切的解散國會。當袁世凱下定決心，一味蠻幹之前，連司法總長梁啟超也不禁着了慌，他曾親赴袁世凱的新華宮，要求謁袁，圖作最後的轉圜。然而，袁世凱的左右却告訴他說：

「大總統正在商議要緊的事。」

梁啟超急了，高聲叫道：

「我有更要緊的事，必須此刻面謁總統籌商！」

袁世凱的左右故意拖延時間，請梁啟超稍候，讓他進去通報，梁啟超心憂如焚的等了很久，方見那人施施然的出來，恭謹的說：

「大總統有請。」

梁啟超見到了袁世凱，舌辯滔滔，說了好大半天。他向一心專制的袁世凱極力陳詞，國民黨四三八位議員被撤銷，國會實已形成解體，而一個民主共和國家怎麼可以沒有國會呢？他甚至重提他在九十月間的一封信「上袁大總統書」，苦口婆心再度表明他的意見。梁啟超在那封信裏曾經說過：

「……古之成大業者，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今欲戡亂圖治，惟當挾國會以號召天下。名正言

順，然後所向莫與敵也。數日以前，國民黨之黨略，一面在南倡『叛』，一面仍欲『盤踞』國會以『搗亂』，一兩日來見大勢不利，又一變其方針，專務『煽動議員四散』，使國會不能開。憲法起草委員會前擇定天壇為會場，已設備一切，昨王正廷竟『命將電燈拆毀』，其意可見，『蓋欲使起草永不能成立也』。而彼黨議員正懷恐怖，『故少數陰謀家益得利用之，以售其術。』今吾黨目的，在設法維持議員，使留京者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。現使用種種方法或吸收使入本黨，或別設小團體以容納之，取得亦已百餘人矣。又與彼輩約言，苟非有『附逆』實據，政府必不妄予逮捕，設有誤捕，本黨任為保結，藉此以安其心，勿使作鳥獸散。——惟本月議員公費若不速發，則必生出種種疑團，將一渙不可收拾。今日已二十六矣，茲項萬不可再緩，務請大總統飭下所司，無論如何困難，必以今日發出。又本黨丁此時機，進行最宜奮迅。而黨費竭蹶不言可喻，亦惟大總統速圖之。或以為兵威既震，則國會政黨不復足為輕重，竊謂誤天下者必此言也。昔人云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』安有以今日最可乘之勢而自棄之者哉？以大總統之明知，必有以善處此也。臨楮縷縷，不盡所懷。」

文人無行，於茲為烈。讀了梁啟超的這一封上袁大總統書，誠不禁令人深感。梁氏此文曾經在他面謁袁世凱時化為長篇大論，娓娓細說。祇不過，袁世凱不失為一代梟雄，他在聽完梁啟超的極力陳詞後，方始淡淡然的一笑，若無其事的說道：

「晚啦，命令早已發出去了。」

政治會議不倫不類

袁世凱撤銷國民黨議員資格，在北京政壇掀起軒然巨波，梁啟超匆匆趕到國務院，熊希齡正在召開緊急秘密會議，籌商究該如何挽回。名流閣員議論紛紛，羣情憤慨，慷慨陳詞大總統令未經國務院通過，國務總理依法不得副署，這一道荒乎其唐的命令應屬無效。梁啟超的情緒尤其激動，因為他一廂情願做袁世凱的忠狗，詎料老袁根本不拿他當家人看，白費心機之外，還有「馬屁拍到馬腳上」的深心憾恨，他力主內閣總辭，但是閣揆熊希齡却默無一語，大有情非由己之概。

進步黨巨子湯化龍身為衆議院議長，即使明曉得老袁的手段厲害，也不能像熊希齡一般的保持緘默，置身事外。他指斥停止國會議員職務令是絕對違法的，又對新聞記者發表公開談話說：

「議員資格應由議會決定，不受任何外力干涉。倘若誘為內亂嫌疑，亦應舉出確鑿證據，再依照法律手續尋求解決。」

這一位來自湖北武昌首義之區的衆議院議長，置袁世凱的違法命令於不顧，他吩咐衆議院的辦事人等：「今後本院開會通知，不論是那一個黨的議員，一律照舊投送。」

他還特地往謁袁世凱，要求發還未附「亂」議員的證章，俾免開會人數不足，袁世凱則默不作答。

熊希齡夾在老袁和議會之間兩頭為難，但在當時却頗能做到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，他暗中

知會參衆兩院的重要議員，借筋代籌的說：

「你們還是莫再開會了吧，省點麻煩的好。」

十一月四日袁世凱更進一步的拿梁啟超開刀，下令解散他所主持的憲法起草委員會，然後又循「請求代為昭雪，以免玉石同焚」的議員之請，滑天下之大稽的由大總統逕行將國會議員分類。第一類是早經脫離國民黨者，第二類是尚未脫黨但未附「亂」的，這兩類議員的資格准予保留。第三類仍隸國民黨籍而曾附「亂」者則全部予以撤銷議員資格。

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袁世凱的新花樣又來了，他竟下令組織「政治會議」，「政治會議」的議員共六十七人，產生的方式却是由總統府指派八人，國務院指派四人，各部各派一人，各省推荐兩人。議長由袁世凱指定李經羲出任，副議長則為張國淦。袁世凱所派的議員先則為李經羲、梁敦彥、樊增祥（樊山）、蔡鍔、寶熙、馬良（相伯）、楊度、趙惟熙，後來又自食其言，增加了饒漢祥和楊士琦，而使全體議員由六十七人增加到六十九名。

十二月十五日「政治會議」成立，舉行首次會議，議長李經羲在致詞中強調下列三點：

- 一、現在所注重的是人治，因為中華民國至今猶未到法治時期。
- 二、本會之產生，並無成規可按。所以在性質上只是一個諮詢機關，有同意之權，而實行之權則在政府。
- 三、大總統祇以救國為前提，不存絲毫政見

。我們雖不能代表國民，但亦有我們應盡的天職。

「政治會議」剛開鑼，便由廣東督軍龍濟光，上電袁大總統，請以「政治會議」取代國會。緊接着，又有副總統黎元洪領銜，十九省軍政長官聯名發表通電，指責國會開會七個月，「毫無成績」，因而應將殘存議員加以解散，國會則逕予撤銷。至此，袁世凱必欲議會成為他的御「同意」機關，全盤陰謀已臻圖窮七見的最後階段。所以，他也無須裝模作樣假惺惺了，他根據黎元洪等的「請解散國會電」，下了一道命令，直截了當的說：

「臨時約法不適現政府之用，總統選出後，已將憲法草案交國會修訂，乃國會遲擱不辦。茲從黎元洪等之請，交政治會議修訂。」

段總長大罵熊總理

「政治會議」奉到了這麼一個挨盡千秋萬世罵名，國際騰笑國人唾罵的任務——毀棄約法，解散國會，縱使「好官我自為之」，袁世凱的心願非達成不可，但在舉國民情輿論憤恚撻伐聲中，仍然有其無從着手之苦。因此，從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舉行第一次討論會議，一直討論到民國三年元月十日，方始議決了下列兩案，咨復大總統府，向袁世凱交賬了事：

- 一、國會議員應停止職權，至給資多少，由政府決定。回籍與否，聽其自便。
- 二、增修約法一事，本會不便越權，應特設造法機關，逕予研擬，

咨復一到，袁世凱的動作好快，當天就發表了停止議員職務令，使國會參眾兩院，不解自散。同時，他又使一記回馬槍，擋開了「政治會議」的太極拳。下令該會，重新繳卷，他毫不客氣的說：

「……惟造法機關應如何組織，使用何種名稱，其職權範圍，及議員選派方法，應如何妥慎訂定？特再諮詢該會，尅日議決具覆，以便公布施行。」

袁世凱逼得這麼急，「政治會議」也就唯有硬起頭皮，頂上這個毀棄約法，解散國會的滔天罪名，用新瓶裝舊酒，換湯不換藥的方式，使「政治會議」成爲變相的「約法會議」，選孫毓筠、施愚爲正副議長，然後，再以「春秋著大一統」之文，孟子垂定於一之訓爲詞，五月一日公佈新約法，廢止國務院官制，總統府下設政事堂，及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。使全國的文官武將，一概在袁世凱的統率之下，民元約法，參眾兩院，連同責任內閣制，同時宣告廢黜。當年，曾經有人以啼笑皆非的心情，替國會參眾兩院發了個「計聞」說：

「國會慘死，祕不發喪，承繼無人，撫異姓兒爲後……」

從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，經過長期陣痛，方才呱呱墜地的「名流內閣」，到三年二月十二日，熊希齡挨盡罵名，實在幹不下去，經由袁世凱准予辭職，三位名流閣員，梁啟超、汪大燮、張謇也相繼掛冠求去，袁世凱派孫寶琦暫代總理爲止。這一屆國人矚望頗殷的「內閣名流」，實際

上的政績，僅祇上列數項而已。無可否認，早年保皇黨第二號人物、爲了當一任司法總長，不惜醜顏事仇(戊戌事變即由袁世凱所告發)的梁啟超；曾爲袁世凱之師，還曾寫過長信，痛切教訓過他的末代狀元張謇，理財能手熊希齡；東南物望汪大燮，全都上了袁世凱的大當，被他推進了火坑，大大的利用了一番，蒙上了助虐爲惡的不自之冤，成爲袁世凱毀棄約法，解散國會的幫凶，在他們四位說來，真正是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了。

熊希齡在歷時五閱月的這一任名流內閣總理任上，也曾大聲疾呼，提出過裁兵、裁員、減政的主張，發表了不少紙上談兵，畫餅充飢的方針大計，又曾陸續公佈了許多條例，但是這許多方針大計和條例竟然都不能付諸實現，因此，他又被人貽以「條例內閣」的譏評。

促使熊希齡實在幹不下去，不得不先告病，後請辭的，除了袁世凱的大權獨攬，陰謀竊柄，爲熊希齡所不能忍之外。還有兩層近因，其一是蔡鐸在雲南都督任內，與滇軍將領小有不快，屢次請辭，熊希齡力主蔡鐸督湘，袁世凱都當面答應了，却又派蔡氏好友范熙績等赴滬，迎蔡入京，加以羈縻。熊希齡深感愧對桑梓，使他決定自己不能再忍辱負重下去。其二則係熊希齡當年所提的財政治標方案，他主張軍費應縮減爲一億一千萬，政費應縮減爲一億四千萬，俾使財政赤字，減到七千萬以下，不敷之數，或舉內債，或徵新稅，方可使政府渡過財政難關。可是，按照他所擬訂的新方案認真施行，北洋軍隊就要

減少到二十個師，縮軍裁兵銳減軍費，跟段祺瑞的全力擴軍，武力統一全國的政策背道而馳，大相逕庭。所以熊希齡的新方案在三年二月初的閣議上提出來時，段祺瑞即表示堅決反對，熊希齡一向謙沖自抑，是位好好先生。段祺瑞則目高於頂，氣焰最盛，一語不合便破口大罵，使熊希齡難堪已極，當衆下不了台，所以從那一天起他便稱病不出了。

施展鐵腕解散鄂軍

「名流內閣」中四位名流一致求去，袁世凱在把他們盡情利用過後，不免心有內愧，也曾爲他們的出處，作過一番安排，袁世凱曉得熊希齡一向心儀美國煤油大王洛克斐勒其人，便派他担任全國煤油督辦一職，讓他也以中國的煤油大王自居。梁啟超平素對於財政很有興趣，袁世凱便派他出任幣制局總辦，張謇曾在故鄉南通興辦實業，致力農田水利，他就派他當一任水利局督辦。從表面上看是分別投其所好，使他們各自施展抱負，其實僅爲掛個聊勝於無的官銜而已。

在名流內閣爲期不到半年的任期內，真正替袁世凱辦了大事，立了大功的，仍還是老袁當年最得力的助手，陸軍總長段祺瑞。因爲二次革命之役雖然已告結束，可是袁世凱一統天下的大業猶然還在積極進行階段，袁世凱不但要段祺瑞爲他加速擴充武力，整編各地部隊，尙且還有一件更爲重要的事，即爲清除異己，兼併地盤，使北洋軍進入若干尙在半獨立狀態之中的省份，當然，其中最重要的首推位據全國心臟地帶的湖北。

當北洋軍源源南開，迅速擴充，全國籠罩於北洋軍閥的惡勢力下，袁世凱撚髯而笑，顧盼自豪，他鷹瞵國內，除了一位賴在武昌不降不走，對袁世凱再四電促北上一味飾詞拖延的黎元洪以外，開國四偉人就祇剩下他一個大權在握，無人相與頡頏的了，因此，袁世凱的第一員大將段祺瑞，便又一次的外放。在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以曾經代理國務總理，現任陸軍總長，全國北洋軍實際指揮者之尊，被袁世凱特命署理湖北都督，明眼人一望而知，段祺瑞二度督鄂的主要任務，厥在懾以聲威，迫使黎元洪無法戀棧他那畢生功業的發祥地，武昌首義之區。

早在任命發表的十二天之前，段祺瑞輕車簡從，神不知鬼不覺的乘專車駛抵漢口，袁世凱以交通總長周自齊，暫時兼代段祺瑞的陸軍總長之職，段祺瑞到漢口後略作部署，兩天後渡江到武昌，排闥直入黎元洪的都督府，雙方晤面，不等寒暄，段祺瑞便以「專車升火待發」為詞，押起黎元洪就走。那一幕，他拉下了臉來，根本不由黎元洪分說，完全是北洋武人本色，驕橫跋扈，無理可喻，使黎元洪和他的左右認作奇恥大辱，然而段祺瑞擺的却是一副勝利者的姿態，他把堂堂的副總統黎元洪視同他的俘虜。由於黎段之間有這麼一段無可化解的宿怨，方始種下民國五年府院之爭大政潮的因子。

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由北洋之虎段祺瑞親自押解，送上專車，車輪轉轉的駛向北京城。他在臨出辦公室之前，方才十萬火急的覓來督署參謀長金永炎，匆匆忙忙，當面委任他代理都督

職務，在黎元洪想來，這是他保全實力的一線生機，然而以袁世凱的心黑手辣，段祺瑞的快刀斬亂麻，又怎能容他有此萬一僥倖之想。此所以，段祺瑞一把黎元洪送走，他自己却仍留在武漢，從容坐鎮，清除異己，引入北洋勢力，焉有任讓金永炎坐上代督寶座的道理？段祺瑞下一道煌煌嚴令，勒令原有的鄂軍全部解散，一律退伍，自辛亥起義以來所建立的革命武力，開國元戎，就此土崩瓦解，往後還屢受迫害。十二月二十日段祺瑞署理鄂督令下，他更是雷厲風行，不遺餘力。蜚聲國際，威鎮華中的那一支革命大軍，當辛亥那年黎元洪「登台拜將」，黃興出任民軍總司令的那一段時期，由於新軍將校風起雲湧，革命志士紛紛投效，曾自湖北新軍一師一混成旅，擴充到八師又兩個混成旅之多。到民國元年四月，黎元洪首先倡呼裁兵，尤即付諸行動，鄂軍乃縮編為五個師。民國二年二月黎元洪第二次裁汰，又將五個師合併為三師二混成旅，首義元戎一代名將如詹大悲、蔡濟民、吳醒漢諸師長一律解甲歸田，另謀出路。到民國三年底段祺瑞解散鄂軍的命令下達，他只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便將這一支具有光輝歷史的革命隊伍，縮編為石星川碩果僅存的一個師，以及駐防宜昌的第一混成旅。不久，復將第一混成旅調為施宜警備隊，同年十二月，卒亦難逃全隊解散的噩運。

白狼是梳官兵是篦

與解散鄂軍同時加速進行的，則為北洋軍紛紛調赴湖北駐防，除了王占元的第二師全部南下

，又大舉招募北籍新兵，段祺瑞一口氣編成了三個混成旅，一概以北洋將校統率，這三支部隊是湖北第三混成旅盧金山，第六混成旅劉躍龍，中央第二十一混成旅孫傳芳。至此，湖北全省除開獨一無二的石星川一師僻處鄂西以外，湖北境內就不再第二支省軍。這在北洋軍閥盤踞全國時期，也是絕無僅有的怪現象，從此湖北一省淪於暗無天日的北洋軍宰割之下，革命同志相繼遭受迫害，湖北同胞更是民窮財盡，生靈塗炭，一直要熬到民國十五年 蔣總司令率師北伐，擊敗吳佩孚時為止。

從民前一年辛亥，到民國三年甲寅，可以說是北洋之虎段祺瑞，對於袁世凱立功最偉，貢獻至大的一個階段。袁世凱能從清廷與革命軍兩大勢力之間脫穎而出，掌握政權，由清廷總理而民國總統，進而在二次革命之役中獲得勝利，統一全國，大都是靠着段祺瑞牢牢掌握北洋軍，南北奔馳，東征西討而得來。試看袁世凱派他再入武昌，脅迫黎元洪讓出湖北都督之位，到解散鄂軍，厚植北洋軍在華中的勢力，段祺瑞一共只花了五十五天的時間，他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抵達漢口，到三年元月底便已施展鐵腕，達成任務。三月一日，袁世凱改派他的「乾殿下」段芝貴為湖北都督，調段祺瑞回京供職，仍舊担任名流內閣的陸軍總長，這要算是段祺瑞一生之中第二次，自湖北「前線」奏凱而歸。

就在段祺瑞奉袁世凱之命，調回北京復任陸軍總長之前，二月十三日，袁世凱又把他的表弟，河南督軍張鎮芳召回北京，派段祺瑞兼領河南

都督事，這一次來得突兀的人事調動，是由於河南境內出現一股巨匪，號稱白狼，大約有萬餘人槍，相當的驍勇善戰。當時河南境內北洋軍、巡防營的士兵，一個月發四兩白銀的餉，白狼却以一月十兩相誘惑，他還公然貼出佈告，逃兵入夥，沒有攜帶軍火的一概不收。

白狼糾集大股土匪，以最原始的游擊戰方式，逢州劫州，過縣搶縣，搶劫得來的贓物，規定三分歸公，七成入己，隱匿不報的殺無赦。尚且他還到處貼出告白，宣佈白狼的土匪政見，一、驅逐袁世凱，二、建立良好政府，三、順之者生，逆之者死，四、友善鄰邦。因此，袁世凱便利用這些土匪「政見」作文章，誣指白狼係由黃興所收買，昇予現銀二萬兩，以及大批軍械，並且「承諾」事成以後，將推他為河南都督。又替他添了「政見」第六條為擁岑春煊為總統。其實，這完全是袁世凱陰險毒辣，嫁禍栽贓的宣傳伎倆，謠言攻勢。

白狼的土匪隊伍，一色的白衣白馬，一旦夜能够疾走一百二十里，他還亮出了一個土匪旗號，旗上繪一條龍，箍一道圈，大有潛龍受困的意味。白狼匪首姓白名朗，有時候化名齊天化，他是河南寶豐縣人，據說當過縣衙門的吏胥，但是，根據段祺瑞的調查報告，這名巨匪白狼，居然是北洋軍的老幹部，遜清末造，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，白狼就在袁世凱的部下當尉級軍官，他的家裏有錢，平日讀水滸讀入了迷，因而私心仰慕宋仁的為人行事，他自己終於也下了海，當上土匪的那一年，年紀約摸二十七八歲，是個四尺多高的

矮胖子，常年頭戴烏巾，四週綴以二寸半長的綠色小辮，一出門，就乘坐八人抬的黃緞大轎。他的轎夫不但常時輪流換班，而且都受過嚴格訓練，可以翻山越嶺，健步如飛。

白狼有一名足智多謀的軍師，湖北隨縣人陸文禮，他尊他如智多星吳用，他懂得戰術，更善於宣傳，他曾給白狼編了如下的幾則歌謠，針對士兵和老百姓的心理，收到了莫大的功效，諸如：

「老白狼，白狼老，搶富濟貧，替天行道。人人都說白狼好，兩年不到，貧富都勻了！」

「狼是梳，官兵是篋，地痞是剃刀！」

「狼不打弟兄，不打隊長哨官，打的是連營團旅師長、都督跟袁世凱！」

嘲笑官兵擺隊送行

對付北洋軍和地方團隊，白狼有一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先鋒，名叫宋老年，帶着一千五百名悍匪，是為白狼的主力。此外，白狼還有兩名悍將，他的跑弟白瞎子，和匪首李鴻賓。

起初，白狼在湖北、河南兩省邊境打家劫舍，到處流竄。他們焚燒淫掠，無所不為，白狼綁票勒贖，事主拿不出錢來，就把肉票當眾活活的燒死。那時節，河南都督張鎮芳，秀才出身，由袁世凱一手提拔，當過津海關道，辛亥那年，又奉袁世凱之命掌管皇族捐，專一的在清廷諸王親貴中榨錢，民國後由直隸都督而河南都督，聲勢顯赫，不可一世，殊不知竟會一舣斗栽在白狼手裏。

張鎮芳對於白狼，起先認為是癩疥之疾，不足為慮，等到白狼聲勢越來越浩大了，三年一月都竄到了安徽六安，六安縣長殷葆森，嚇得棄城而逃，被袁世凱明令槍決。便有河南籍的議員彭運斌等，向政府提出質詢，袁世凱這才下令張鎮芳，肅清匪患，剿滅白狼。

當時，河南巡防營統領田作霖，獻計三路圍剿，一舉收平，但是張鎮芳不聽。他信任一名旅長王毓秀，委為剿匪總司令，節制汝南一帶各防營。王毓秀帶着大隊人馬，跟在白狼大股後面啣尾急追，官兵一日夜只能走六十里路，白狼却能走一百二十里，因此，白狼嘲笑官兵是在「擺隊送行」。

白狼東馳西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竄擾的地區越來越大，嘯聚的土匪越來越多，袁世凱接獲情報，大跳其腳，電令張鎮芳限期將匪患收平。張鎮芳方始親自出馬，檄調各軍，齊集豫中要地駐馬店，那白狼却打聽清楚了張鎮芳的專車幾時到達，他將手下分為三隊，埋伏在駐馬店以北。等到張鎮芳的專車駛來，白狼先發制人，迎頭痛擊，槍林彈雨，陣陣轟擊，嚇得張鎮芳魂不附體，幸虧他的衛隊營長張硯田，急忙喝令利車往後倒退，這才逃出了性命。

消息傳到北京，袁世凱大發雷霆，他以剿匪不力之罪，把張鎮芳撤職，又度被迫派出北洋軍的第一員大將，命段祺瑞兼署河南都督，負責剿滅白狼。

(未完)